

文创园区的功能演进：上海20年实践研究*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s of Creative Precincts: Practices of Shanghai in Retrospect

王兴全 王慧敏 WANG Xingquan, WANG Huimin

摘要 基于访谈和文本方法,从产业、文化、空间3个维度,解读上海文创园区功能不断复合化和复杂化的演进规律,进而提出:从产业角度来看,文创园区最初作为创意产业的载体,继而在行业规模发展时成为产业政策平台,随着不同利益相关方预期的不断提高,逐步嬗变为经济目标多元的组织单元;从文化角度来看,文创园区起初用于保护工业遗产,文化氛围的不断外溢使其具备了文化景观功能,而一些园区则更进一步成为辐射不同范围的文化创意地标;从空间角度来看,文创园区从工业用地模糊利用的基础功能,演化出开放社区的邻里中心功能,并以其细节布局成为规模化城市规划的留白空间。

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creative precincts in Shanghai have continuously evolved into real complexity. On account of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is function evolution, based on a framework composed of industrial, cultu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Sectorially, creative precincts first serve as spaces for emerging creative industries, then as platforms for industrial polici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precincts all over Shanghai, and as multiple objective economic units, to meet the needs of more and more demanding stakeholders. Culturally, creative precincts are at the beginning used for preserving industrial heritages. With the growing spillover effects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inner city, the cultural landscape function becomes indispensable for almost all precincts. Some precincts advance further by becoming creative landmarks of a certain geographical or social range. Spatially, the form of creative precincts is borrowed from occidental counterparts to reus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deserted industrial land. Some are currently opened as public spaces in the neighborhood. Some even become the blank-leaving to remedy locally the negative influence left by the fast-ending mass urbanization.

关键词 文创园区;产业集聚;文化氛围;规划政策

Key words creative precinct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ultural milieu; planning and policy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2) 06-0126-06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20617

作者简介

王兴全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科技创新研究室主任, 副研究员, 博士
wangxingquan@sass.org.cn

王慧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从早期田子坊、M50等上海中心城区的“星星之火”,到如今蔓延至外围城区遍地生根,上海文化创意园区扎堆的现象一直广受关注。随着主城区扩容和广域长三角同城效应的不断深入,工业外迁和文化内置趋势日益显著;文创园区能否继续作为一种主流的空间组织形式,成为城市规划决策者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文创园区的功能能否持续回应中宏观规划和发展实践的要求。城市规划、文创政策、新闻报道、智库

报告、学术研究中先后使用的“工业遗产”“创意产业”“溢出效应”“创客空间”等关键词,折射出上海文创园区发展史即其功能演进史。在争议中厘清文创园区功能系统,对于客观定位文创园区和破解对其发展中的迟疑或盲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此,本文首先评述了上海文创园区功能的相关研究;其次从产业集聚、文化营造、空间规划3个维度,描述、论证和批判其功能演进;最后提出功能系统模型,并简要评价了其可推广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意园区‘千区一面’的品牌化升级模式研究”(编号16BGL216)资助。

1 文献评述

从上海文创园区诞生之日起,产业经济、文化研究、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学者即开始对其予以关注,针对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问题、政策,进行了个案和模式研究,记录了上海文创园区在一些重要时点的功能变化。

1.1 从功能发现到模式显现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上海文创园区兴起之际,研究文献记录了文创园区的功能探索,着重探讨了腾空的工业建筑如何与产业发展、遗产保护、城市更新相结合。文创园区在腾空的工业厂房与新兴的创意产业之间形成了高度匹配,有了创意集群发展的空间^[1-4]。这种匹配在工业用地更新改造方面另辟蹊径^[5],^[6]^[24],并逐渐改观了周边环境^[7],为工业遗产的商业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8]。

随着文创园区在上海内城推广开来,研究重点从对个体功能的发现,转向对文创园区集聚带中宏观功能的研究。旧厂房集中和知识溢出是苏州河沿岸和高校周边文创园区集聚带的直接成因^[9-10],邻近公共中心、生产或消费区域^[11]、娱乐区、旅游区、历史文化区^[12],也是集聚的重要动因。反之,文创园区的集聚也影响了周边区位、文化、线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相互整合^[13-14]。如何推进文创产业^[15]、推动城市转型^[16]、实现可持续发展^[17],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此时的上海文创园区也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囿于“局外人”的身份,其研究多采用步行观察、个案采访、空间信息等方法和文化批评视角,因而结论指向过度地产模式^[18]、表面视觉效果^[19]、选择性社会排斥^[20]等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内城的水创园区逐步定型,外围仍在不断发生发展,上海的水创园区逐渐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标杆。如何理解、提炼和客观看待上海水创园区的功能模式,集中体现于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不断成熟的个案实践提炼^[21-22],更多研究开始聚焦大样本,从中观察产业集聚的城市顶层战略设计^[23]、园区空间扩散的阶段特征^[24]^[32],以及如何通过开发、招商和

经营战略实现功能升级^[25]^[87-90]。

1.2 文献评述与研究视域

如今文创园区在上海是一种主流的空间组织形式,各方对其功能定位期望日渐提高,因而园区本身功能复合程度在不断加深,被业界的跟随者和推广者寄予厚望。与实践形成对照的是,相关研究由个案发现、集聚概貌、模式解析组成,文创园区的功能分析散佚其中,且多是对某个时点的记录和解读,因而跨时点理论缺环较多,不能充分反映园区功能复合化和复杂化的进程,因而也不能充分揭示各利益相关方的立场、呼声和质疑,不能从理论上支撑功能实践和治理模式的推广和再创新。因此,本文从主要阶段、关键事件、政策文本、立场呼声、质疑回应等方面理解上海文创园区演进的全景,不拘泥于时序而重新架构园区功能体系,补充研究脉络中的缺失信息,解读文创园区群体如何实现功能的复杂度。本文的资料主要来自“十一五”以来的重要规划、皮书、报告、政策文本,以及2016年到2021年间的50余次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笔者确立了理解上海文创园区功能演进的产业、文化、空间3个主要维度,并以此为坐标进行拓展研究。

2 文创园区的产业功能演进

2.1 创意产业载体

两个重要背景因素决定了文创园区在上海的开端。一是城市自身经历几轮工业化之后,开始高速进入后工业阶段;2000年前后实质启动的“6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6 000平方公里的郊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推动了工业向郊区转移,中心城区则遗留了大量的空置厂房、仓库、码头、大楼。二是始于英国布莱尔政府的全球创意产业潮流,上海的相关决策主体需要推进和承载介于文化产业“旧瓶”与科技创新“新酒”之间的创意业态。于是在地方政府、地产开发商、艺术和设计业、学术界的合力推动下,视觉艺术、民俗工艺、工业设计、

平面设计、建筑设计、互动设计这些核心创意产业进入腾空的工业建筑,复制纽约、伦敦、巴黎创意艺术区的变迁经验。在土地性质、产权关系、建筑结构“三个不变”原则和先行园区示范效应的作用下,文创园区开始在内城发展起来。2005年《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和2011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的目录扩展^①,不仅使文创产业在顶层决策中获得更多重视,也使文创园区从艺术走向产业模式。上海文创园区群体空间布局从“十一五”期间的“两带”,到“十二五”时期的“一轴两河多圈”,再到“十三五”时期的“一轴一带两河多圈”^②,从孤立现象快速弥散开来成为文创产业带载体。然而,由于整个文化创意行业的价值链主导者或为国有文化集团、大型互联网公司、大型设计院、工商业企业集团,或为集聚于中心商务区办公楼宇的设计事务所、广告公司、传媒公司,大多有专属的“一亩三分田”,因此多数文创园区以集聚中小企业为主,行业话语权不强。另外,文创产业界定一直被诟病为混杂不清,加之众多园区倾向于短租,所以关于文创园区实质是低端商业地产、乃至“夫妻店”市场的质疑声不绝于耳,需要承载更为复杂的功能才能体现其存在的合理价值。

2.2 文创政策平台

文创园区在无政策外力的情况下必然是租金驱动、蔓生拓展,因此政府介入推动发展并保证其不背离初衷也就顺理成章,治理体系、授牌示范、资助补贴3种政策工具发挥了核心作用。从2005年开始,自下而上的创意产业集聚区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自上而下的重点关注,上海市经委分5批授牌了87家“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从2009年起,上海市委宣传部分2批授牌了52家“上海市文化产业园”。上海2010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后,便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创办),对存量和增量园区进行“翻牌”和“授牌”,共有128家分3批成为“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其中10家被授牌为

注释: ① 2005年的《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包括5个大类:研发设计、建筑设计、文化传媒、咨询策划和时尚消费。2013年的《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包括11个大类:媒体业、艺术业、工业设计业、建筑设计业、时尚设计业、网络信息业、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广告与会展服务业、休闲娱乐服务业、文化创意相关产业。

② “两带”:黄浦江沿岸、苏州河沿岸;“一轴两河多圈”:“一轴”指横贯中心城区东西向的轴线,西起虹桥商务区,东至浦东金桥、张江;“两河”指黄浦江滨江和苏州河滨河;“多圈”为全市主要文化产业园及创意产业集聚区。“一轴一带两河多圈”增加了“一带”新经济圈,即抓住“中环”和“外环”附近工业用地“退二进三”和“外环线区域生态经济圈”建设契机,推进重点园区建设。

示范性园区^③。在“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中,有相当部分给予了文创园区或园区内企业,区级政府对财政扶持资金予以配套。由于入驻企业希望通过园区对政府和对政策的熟悉度,来争取各种宣传补贴、专项经费和政策红利,因而园区之间的竞争往往围绕政策资源展开。这使决策部门能够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推动和引导文创园区发展。依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等基础文件,除田子坊、老码头等少数先行特例之外,市区两级管理部门对文创园区采取限制产业结构的办法,比如设施面积的70%以上应入驻主导性产业,商业配套服务占比为20%以下。这既回应了低端地产的质疑,又使政府部门对中小文创企业的管理有了平台抓手;同时市区两级的分权式管理模式给予了众多文创园区因地制宜、竞争发展的空间。

2.3 复杂经济单元

随着土地资源的紧缺,集约用地的压力越来越大,决策者对文创园区的功能要求也越来越高,文创园区开始通过功能复合来回应外部的动力与压力。一是回应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国家战略定位。创新型企业的招商入驻成为衡量园区经营水平的重要指标,园区能否获得授牌和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优质企业因而对园区越来越挑剔,这对文创园区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提出更高要求。二是回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发展众创空间。一直以来过度包装其产业平台和产业链的文创园区面临优质企业缺乏的情况,部分园区开始尝试以出租工位的形式,满足青年创业、微型公司的低成本办公需求。“创意”与“创客”之间的意义关联使得这种跨界顺理成章。实践证明,这种模式需求旺盛,填补了建筑设计行业低谷、P2P金融企业相继出局留下的办公空间。三是文创园区虽然能够产生降低商务成本、提供就业等社会效益,但税收贡献历来是其痛点。面对用地紧张和财税压力,本地政府开始要求文创

园区“既要发光、也要发热”,确保税收落地率,提高单位面积税收贡献。四是在各部门政策和资金引导下,文创园区的功能维度不断增加,产生了智慧园区、创业园区、版权示范园区、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绿色园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平台、科技创新基金平台等各种功能。这也引起了关于园区过度依赖政策与基金的质疑。文创园区必须在保持文创专业化的同时,产出产值、租金、税收、补贴机会等经济指标,构成多目标的复杂经济单元,以在用地集约和租金高企的内城空间保持竞争力和获得安全感。

3 文创园区的文化功能演进

3.1 工业遗产保护

对于旧厂房改造为文创园区的最初文化措辞是保护工业遗产。在后工业时代,将工业文明史中有名气、有特色、有故事的工业建筑保留下来,开发成为艺术家以及设计产业的汇聚之地,在发达国家城市中已经是一种成熟模式,如纽约肉库区、德国鲁尔区、伦敦泰特美术馆等。曾作为国家工业基地的上海,以文创园区模式记录工业文明史始于本地艺术家和国外设计师聚集,建筑富有风格的田子坊、M50、8号桥等。这些场所如今因先发优势成为一种城市标志。典型案例的社会性和商业性成功,使工业遗存保护成为文创园区开发的合理措辞。这种工业用地更新方式为工业遗产保护带来3种文化资本:一是随着城市化不断深入,回首曾经仓促拆除的一些应予保留的工业建筑,以及散落其内的设置和装备,今天一些虽不为人知、但有保护价值的工业建筑有了合法保留的理由和身份;二是这种商业开发保证了建筑的维护,“三个不变”虽然阻碍了园区的改造,但确保了建筑原貌和历史价值;三是艺术和设计行业的入驻,为工业遗产进一步注入了现代文化元素,两者相得益彰。但是随着文创园区模式进一步铺开,大量普通厂房、仓库、码头、大楼的粗简再利用也借工业遗产保护之名而行,造成工业遗产的概念过于宽泛乃至被滥用。从

优秀工业历史建筑转化的一般规律来看,具有中型体量、库房、业主拥有文化资源等特点的历史建筑有助于向文创园区转化,“因商制宜”更能保证空间文化功能的实现。

3.2 文化艺术景观

随着上海的文化定位能级逐步提升为创意城市、国际文化大都市、人文之城,工业遗产保护的单纯文化功能已不足以支撑文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各种文化溢出造就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成为一种值得期待的文化功能。第一种是“作为工业遗产的文化”的溢出效应。这些工业遗产和周边形成的整体景观,能较完整地体现上海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文明。第二种是“作为某种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文化”的溢出效应。文创集聚区不仅是文化生产之所,也因其特殊人群和特定工作方式而生产城市景观^[26]。本地政府和社区都期望文创园区能够破除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实现其周边文化氛围的改观。第三种是“作为视听内容的文化”的溢出效应。对比大规模城市化的“千城一面”,文创园区在兴起之初的新奇设计和视觉冲击曾使人眼前一亮。但随之而来的迪士尼化覆盖整个内城,购物中心、咖啡馆、文化遗产、博物馆、节事、剧院、画廊、步行街、现场营销活动纷纷创新城区景观,文创园区不得不在空间改造、修饰和经营中倾注更多具有匠心和特色的文化雕饰。正是由于税收痛点,所以本地政府对园区文化氛围和企业展示水平要求较高。但是许多园区因资源所限并未能城区文化景观竞争中表现抢眼,乃至陷入“千园一面”的窘境,对城区改观助力不足。

3.3 文化创意地标

文创园区面临更高层次的文化功能竞争,即生产知名度和美誉度,成为一定空间范围和一定人群认知的文化创意地标。发展至今,一些由旧厂房改建而来的园区已兼具城市文化创意地标功能,比如田子坊嬗变为文化旅游地标,M50成为艺术品展示和画廊地

注释: ③ 2019—2020年度又有一轮授牌: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137个(含示范园区20个)、10个示范楼宇和20个示范空间。

标,8号桥被视为设计业集群品牌,1933老场坊是公认的工业遗产地标。另一些大型文创园区,如张江文创、中广国际等也被视作文创产业集群。从对多个案例的观察来看,文化遗产、文化景观、特色建筑、行业布局、管理理念、投入热情、推广模式、客户群体、领导视察、工作方式等因素都会助力园区知名度的彰显。这些通过互联网、大众传媒、口口相传、亲身体验发酵,助力园区升级为城市、区镇或社区文化地标。但也应该看到,更多的文创园区不具有知名度生产功能,一是园区名称、建筑特色、开放程度、空间设计、经营理念乏善可陈,囿于简单的租金模式和若干雕塑构成的平庸文化景观。二是园区经营者虽然持有园区商标,但只是租赁或授权经营与商标息息相关的土地和建筑资产,因担心契约稳定性而在进行空间品牌建设时瞻前顾后,导致对需要长期耕耘和审慎保值的园区品牌投入不足,或是急于输出造成品牌被不理性地稀释^{[25]86}。三是园区归属于大型工业集团,品牌价值不纳入考核体系或所占考核权重较低,园区经营者对地标建设的长期效益不敏感。

4 文创园区的空间功能演进

4.1 废弃厂房再用

从1990年代“退二进三”政策破局起,腾空工业用地更新改造的需求随着规模增加而越来越强烈。存量工业用地更新虽看似有章可循^④,直接重建的做法表面上看更具经济价值,但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会使实施过程冗长、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因而各级政府、国有集团业主等主要利益相关方更倾向于将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过渡使用,并模糊实施土地性质变更的方案。这种方案的主导形式就是文创园区^{[6]25-27}。这样对业主而言,在仍然保有土地最终处置权的前提下有了过渡期租金收入;对改造者而言,能够较为轻松地在市中心拿到土地,并利用高屋顶结构大幅改变容积率;对当地政府而言,难以控制的空置工业用地开始产生税收和城市景观;居民也乐于接受周边工厂变成文创园区带来的氛围改观

和房产升值。这种低投入的工业用地改造形式使得在规划图纸上“颜色”不变的情况下,以内容、管理形式、产业、周边环境、从业人员“五个变”^{[24]33}将第三产业装进第二产业留下的空置厂房,打破了改造方案僵局,并为进一步规划储备了文化资本、预留了操作空间。文创园区成为重新规划和空置废弃之间的一种折衷方案,其中一些园区因被广泛认可而获得了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大量园区尾随其后复制模式,过渡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长期方案。而如果维持文创园区的现状,“三个不变”的原则又成为双刃剑,限制了文创园区的招商和景观功能的发挥。

4.2 开放社区邻里

当上海市民感叹能够提供身心舒适度的开放公共活动空间有限时,当15分钟生活圈成为一种理想社区模式时,文创园区兼容社区公共空间功能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和要求。笔者发现,在对周边居民开放与否以及多大程度开放的问题上,园区态度迥然不同。一些聚集生活性服务业的园区,比如休闲园区老码头、生活化园区越界等,通过开放园区凝聚人气和营造氛围。生产性服务园区如果地处城市核心商业区或毗邻溢出型机构,开放空间意味着从物理和心理角度打通合作与竞争空间平台,比如8号桥和周围区域的融合,以及同济大学外迁公司在赤峰路一带形成的“共同实践社区”。对于一些周边氛围尚未改观的园区而言,园区作为文化氛围高地,开放空间意味着周围居民将园区开辟为生活功能区。这种社会责任会使园区产生更高的管理成本、更多的卫生和维护投入。为了杜绝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园区往往不愿开放空间;而从居民、社区、当地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对高水准文创园区都有开放的期望或要求,如提供休憩、社交、运动、活动等文化场所,成为感受文化气息、寻找创作灵感、体验亲子活动的理想场所,这将带来邻里环境的宜居和地产的增值。在麦可佳的案例中,社区概念从空间拓展至台胞在沪人群,围绕

台资企业、台胞活动、台湾商品集市等,园区具备了民族志社区功能。无障碍开放的文创园区无疑会发挥邻里中介功能,支持从缺乏开放公共空间和文化氛围的“住区规划”,转向具有“熔炉”功能的“社区规划”,实现“完整社区”理念。

4.3 宜居宜业留白

从更广的范围来观察,文创园区是上海大手笔规划的预留空间。正因为是快速完成、快速实现的规划,所以设计者们对视觉秩序的刻板控制、秩序规律的重复时时反映在城市空间上。文创园区的开发和运营多发生于近10余年间,正处于上海内城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的阶段。过渡性特征决定了其作为城市规划的留白区域,是整体规划中的细节布局,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规划对产业和生活结构的忽视。所以规划中欠缺的部分就被挤压至这些留白地带,一些园区因此在视觉和心理上很难满足产业和空间规划决策者的要求,从而成为争议的焦点。决策者对基于大型文创企业或明星文创企业的产业链和产业平台感兴趣,或比较倾向于具有展示功能的文创企业,对林林总总的商铺、餐饮等商业配套持限制态度,认为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很多文创园区低效占地,应服从宏观规划思路。笔者调研的某园区出现商铺和餐饮超标的情况,其原因是此类店面需求旺盛,所谓的商业配套其实是发端自社区生活需求的社区配套,租金收入远超出当地政府要求的展示类文创企业。该问题可从3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城市规划和管理有时一味追求“环境整洁”,而使园区显得没有活力,所以应谨慎定义“变相商业开发”,在满足环保等标准的前提下鼓励灵活兼容多种空间功能;第二,即使受“三个不变”、产业结构比例等原则限制,也不应强加审美秩序,应该在尊重社会需求的视域内考虑视觉审美的合理性;第三,即使拆除重建,也应将这些民生需求纳入新的细节规划。从规划留白的角度考虑,文创园区以过渡性的角色和灵活的形式,为未来城市发展中

注释: ④ 近年的政策文本参见《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沪府办〔2016〕22号)、《本市全面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若干意见》(沪府规〔2018〕21号)。

不可预见情景提供了新兴产业业态和新生活空间储备,在弹性和包容性的原则基础上兼容了“城区即服务”的总体功能(见表1)。

5 结语

上海文创园区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从功能发现到功能逐步成熟和复合化的历史。从早

期对旧厂房进行再利用,发展创意产业并兼顾保护工业遗产,到实施产业政策,营造文化氛围和开放社区,再到衍生出多元经济目标,建设文化地标和充分实现留白功能,3个维度9种功能层层递进、相因相生,如今并行不悖。这些功能为文创园区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社会价值背书。这决定了文创园区区别于一

般园区,具有独特的修整、修饰、招商、招租、经营和推广模式,回应的不仅是土地集约利用的商业竞争压力和公共政策推力,更综合平衡了市级文创部门、规划资源部门、区政府、土地使用权人、入驻企业、周边居民、周边机构、遗产保护者等复杂利益相关方的诉求。

无论是体现近年上海城市战略的《关

表1 文创园区3种功能
Tab. 1 Three functions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s

	推动力	措辞	政策	指标	争议
产业功能	①后工业的空置厂房、仓库、码头、民居、大楼 ②创意产业浪潮 ③全球先行经验 ④高校企业外迁	①都市产业 ②创意产业 ③文化产业 ④文创产业	①“两个优先”战略 ②“三个不变”原则 ③创意产业指南、文创产业指南 ④“两带”到“一轴一带两河多圈”的布局规划	①财务指标:租金、出租率 ②产业指标:业态	①低端商业地产 ②夫妻店市场
	①市委市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关注 ②文化部门介入 ③教科书/创意城市 ④文创办产业推进和规范管理	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 ②产业平台 ③产业链	①机构:文创办、分权管理体系 ②授牌:园区管理办法、示范园区认定、文创企业和配套比例 ③基金:扶持资金实施办法	①财务指标:租金、出租率 ②产业指标:业态、规模、产业链、产业平台、集团发展	①产业门类混杂 ②园区产业平台和产业链虚幻
	①内城地价高企、用地紧张 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④税收痛点/政府绩效 ⑤智慧(版权、绿色等)园区建设	①双创孵化 ②创客空间 ③税收贡献 ④智慧等主题园区	①科创中心政策及实施办法 ②发展众创空间指导意见 ③创业园、智慧园、版权园、文化基金等认定 ④(区)文创园区考核办法	①财务指标:租金、出租率 ②产业指标:业态、规模、产业链、产业平台、集团 ③税收指标:单位面积税收、税收落地率 ④其他指标:创新、信息化、环保等	①税收痛点 ②文创产业功能趋弱 ③过度依赖基金和税收减免
工业遗产保护	①厂房空置、工业建筑需要维护 ②工业文明史需要遗存记录 ③肉库区、泰特美术馆、1933老场房等示范	①工业遗产、文化遗产 ②历史风貌、工业文明史 ③LOFT生活 ④创新工业文化保护机制	①“三个不变”原则 ②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③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点) ④优秀历史建筑	①建筑指标:知名、不规则、故事讲述 ②艺术指标:大师名人	①工业遗产概念被滥用 ②博物馆等其他遗产保护形式 ③充分使用的阻力
文化景观	①创意城市、国际文化大都市、人文之城 ②城区迪士尼化与景观竞争 ③文化的溢出效应 ④本地政府要求	①文化生产景观/工作方式 ②文化溢出 ③展示功能 ④活动空间	①评价考核中的展示型、文化氛围要求 ②落地设计之都活动周、世博创意参观路线等 ③各种文化创意参观、交流活动	①视觉指标:特色建筑、匠心雕饰 ②文化指标:创客新锐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 ③符号指标:故事激活	景观日益平庸寻常、千篇一面
文化创意地标	①大都市内城空间演化规律 ②空间竞争 ③品牌构建需求	①文创地标 ②区域品牌	①大型文化产业园区打造 ②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高等级文创集聚区布局 ③工信部区域品牌试点 ④示范园区认定	①视觉指标:特色建筑、匠心雕饰 ②文化指标:生活/工作方式、文化志 ③符号指标:节目段子网红背景、媒体关注度、故事讲述 ④美誉度指标:领导和同行造访、旅游休闲目的地	①多数企业乏善可陈、难以企及 ②租约困境和品牌非理性输出 ③大型集团考核机制导致对此不敏感
废弃厂房再用	①“退二进三” ②工业用地持续减量 ③闲置和重建之间寻找过渡和中间方案	①工业用地更新改造 ②盘活存量工业用地 ③城市更新	①“三个不变”“五个变” ②盘活工业用地 ③产业、文化等部门对文创园区的推进 ④现代服务业土地绿灯	①改造模式:稳定性(理顺各方利益) ②改造效果:视觉、经济和社会	①加大了转向规划重建的难度 ②“三个不变”原则和过渡期性质影响充分使用
开放社区邻里	①市民活动公共空间不足 ②某些园区有开放内在需求 ③本地政府要求	①创意社区 ②社区规划 ③开放公共空间 ④15分钟生活圈	①授牌和资助中对社会治理、空间开放的要求 ②推动园区、街区、社区、校区融合	①物理开放:围墙、门卫 ②心理开放:休憩、社交、运动、活动设施 ③中介功能:社区熔炉、社区文化身份	文化氛围高地的开放成本由谁承担
规模规划留白	①规模化城市规划视觉秩序的刻板影响 ②商业租金驱动、自发组织 ③过渡性契约的留白特征	①弥补规划细节不足 ②新兴产业规划留白、空间准备度 ③弹性和包容性规划	①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的产业转型留白 ②部分认可其为商业行为	①业态的繁荣 ②融合周边需求,特别是社区民生需求	①低效占地使用 ②变相商业使用 ③商业配套是否与产业配套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2017),还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都肯定了未来文创园区的经济、文化、空间组织形式的规划价值。目前很多城市在学习上海文创园区的发展经验,上海文创园区也通过品牌输出、经验交流、媒体报道、网友体验等形式向全国乃至全球传播自己的最佳实践。在这一重大实践背景下,笔者以功能性质、发展推动力、语汇措辞、政策框架、评价指标、社会争议为主体架构,总结了上海文创园区的发展历史,为文创园区发生发展的社会意义提供了全景式解读,可以支持各方客观看待文创园区现象、凝聚行业共识。同时本文也为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文化政策和规划政策,推动行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借鉴思路。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厉无畏,于雪梅.关于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发展的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5(8):48-53.
LI Wuwei, YU Xuemei.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y bases in Shanghai[J]. Shanghai Economy Studies, 2005(8): 48-53.
- [2] 陈秋玲,吴艳.基于共生关系的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机制——上海18个创意产业集群实证[J].经济地理,2006(1):87-90.
CHEN Qiuling, WU Ya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reativity industry cluster based on symbiosis relationship: an empirical study of Shanghai creativity industry cluster[J]. Economic Geography, 2006(1): 87-90.
- [3] 花建.产业丛与知识源——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动力[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9(4):3-8.
HUA Jian. Industry cluster and knowledge resource: the developing rule and drive of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al parks[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7, 9(4): 3-8.
- [4] 沈丹.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中的网络关系[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25(3):59-61.
SHEN Dan. Network relationship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parks in Shanghai[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08, 25(3): 59-61.
- [5] ZHANG S. Conservation and adaptive reus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Shanghai[J].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in China, 2007, 1(4): 481-490.
- [6] 冯立,唐子来.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3(5):23-29.
FENG Li, TANG Zilai. The renewal of allocated industrial land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right system: the case of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5): 23-29.
- [7] 王伟年,张平宇.创意产业与城市再生[J].城市规划学刊,2006(2):22-27.
WANG Weinian, ZHANG Pingyu.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urban regener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6(2): 22-27.
- [8] 阮仪三,张松.产业遗产保护推动都市文化产业发展——上海文化产业区面临的困境与机遇[J].城市规划学刊,2004(4):53-57.
RUAN Yisan, ZHANG Song.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y heritage conservation on cultural busines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4(4): 53-57.
- [9] 褚劲风.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地理,2009,29(1):170-174.
CHU Jinfeng. Factor analysis on agglomer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in Shanghai[J].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29(1): 170-174.
- [10] 褚劲风,高峰.上海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地理空间及其集聚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10):1674-1679.
CHU Jinfeng, GAO Feng. A study on agglomeration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along Suzhou Creek in Shanghai[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10): 1674-1679.
- [11] 栾峰,王怀,安悦.上海市属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与总体空间分布特征[J].城市规划学刊,2013(2):70-78.
LUAN Feng, WANG Huai, AN Yue.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al in Shanghai and their spatial featur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2): 70-78.
- [12] HE J L, GEBHARDT H. Space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creative clusters in Shanghai[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4, 22(11): 2351-2368.
- [13] 方田红,曾刚.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影响[J].社会科学家,2011(8):59-63.
FANG Tianhong, ZENG Gang.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influences of creative parks in Shanghai[J]. Social Scientists, 2011(8): 59-63.
- [14] 吴杨,倪欣欣,马仁锋,等.上海工业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与联动特征[J].资源科学,2015,37(12):2362-2370.
WU Yang, NI Xinxin, MA Renfeng, et al. Space distribution and linkage of urban industrial tourism[J].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12): 2362-2370.
- [15] ZHENG J, CHAN R. The impact of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 on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Shanghai[J]. City Culture & Society, 2014, 5(1): 9-22.
- [16] 孙洁.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促进城市转型[J].社会科学,2012(7):49-56.
SUN Jie. Spatial aggrega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promote city transition[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2(7): 49-56.
- [17] 厉无畏,王慧敏.创意社群与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J].社会科学,2009(7):36-43.
LI Wuwei, WANG Huimin. Creative communiti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eative industrie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09(7): 36-43.
- [18] KEANE M. Great adaptations: China's creative clusters and the new social contract[J]. Continuum, 2009, 23(2): 221-230.
- [19] O'CONNOR J, GU X.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 in Shanghai: a success st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14, 20(1): 1-20.
- [20] WANG J. 'Art in capital': shaping distinctiveness in a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in Red Town, Shanghai[J]. Cities, 2009, 26(6): 318-330.
- [21] 张杰.论“文化创意”躁动下城市遗产蝶变的尴尬——兼论遗产型创意产业园区规划制度创新[J].城市规划,2012,36(7):53-59.
ZHANG Jie. Predicaments in changes of urban heritages ami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n planning of creative industry park with heritag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36(7): 53-59.
- [22] 吴海宁.创意产业园区升级过程中资源整合与二元能力演化路径——M50纵向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4):52-58.
WU Hain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evolution path of ambidexterity competence in the upgrading process of creative industry zone: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M50[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7, 34(14): 52-58.
- [23] 厉无畏.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先行区上海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4(3):1-6.
LI Wuwei.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s: case study of Shanghai[J]. Social Sciences of Gansu, 2014(3): 1-6.
- [24] 王慧敏.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3.0理论模型与能级提升——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例[J].社会科学,2012(7):33-41.
WANG Huimi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creative industries cluster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2(7): 33-41.
- [25] 王兴全,王慧敏.破局“千园一面”的文创园区品牌化升级模式[J].中国软科学,2017(5):78-91.
WANG Xingquan, WANG Huimin. Brand building models for upgrading placeless creative precincts[J]. China Soft Science Magazine, 2017(5): 78-91.
- [26] HUTTON T A. Reconstructed production landscapes in the postmodern city: applied design and creative services in the metropolitan core[J]. Urban Geography, 2000, 21(4): 285-317.